

台湾文学丛书

(美) 葛浩文 主编

北方文



小镇医生的爱情

萧

飒

小
镇
医
生
的
爱
情

台湾文学丛书 [美]葛浩文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杨雪平 刘丽娟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小镇医生的爱情

Xiao zhen Yi sheng De Ai qing

萧 飒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 10·插页2·字数 200,000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97,140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11

定价：1.85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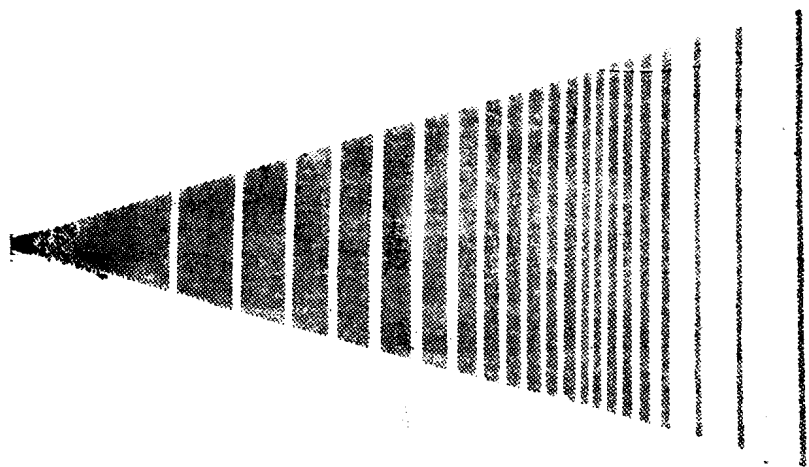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17-0014-X/I·15

总 序

葛浩文

编一套丛书是一件又有趣又烦恼，又轻松又紧张的工作，是具其苦亦具其乐的任务。凡是爱读小说者（以笔者为例），都很愿意顺其本人的喜爱、相当主观地挑选一、二十本好作品很大方地介绍给或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，让他们共同来分享，此为乐也。但同时，丛书也有其客观的一面：每本书都必须配合某种条件，随着某种主题，或适合某种范围，要按一定的水平传达最广泛的读者群，其苦所在。

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目标不外乎将若干本近年来既受台湾及海外读者欢迎，又得到评论家好评的小说提供给大陆读者阅读。这些小说的作者身分、来源、性别、年龄和篇幅的长短、主题及风格等各方面虽然不一致，但其中无一本是为“赶时髦”而被选入丛书。



我之所以答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“台湾文学丛书”有两个原因：

一、台湾文学(或港台,甚至于海外华人文学)在中国大陆已经风行了相当的一段时间,留下了重要,偏重于良好的影响,但我认为,还需要更严肃,更有系统地介绍一些不但可读性较高,并且艺术水准亦高的作品(主要是长篇小说),使大陆读者享有一箭双雕的收获:既能接触到自彼岸来的很好的“艺术品”,又能获得对台湾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。

二、北方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我的一本书,我由此体会到本社人员——自上至下——对作者(或编者)的尊重、热情、信任,以及其对文学的重视和理解,确实为一家只管出好书,好出书的文艺出版社。

小镇医生的爱情

萧 飒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7 · 哈尔滨

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台湾文学创作十分活跃，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及关注。特别是随着「一国两制」构想的日益深入人心，大陆读者了解台湾文学的愿望日益增强。「台湾文学丛书」的出版，旨在使国内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台湾当代文学的概貌，促进大陆同台湾的文学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。

「台湾文学丛书」

台湾文学丛书

[美] 葛浩文 主编

由美国学者、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教授主编。

浩文教授多年从事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研究，本书的编选，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。丛书的每一部分附有葛浩文教授和原作者至交好友所撰写的文章，介绍和评价作者的生平、创作及文学成就，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了解。

第

一

章

利一失踪了。

是早上先生娘月琴下楼来，
经过诊室门口没看见丈夫，便探
身进来问着光美：

“医生呢？”

“嗯？”

光美一下给问住，搁下那些
正准备装入高压灭菌器中消毒的

纱布、棉花……，反问道：

“医生下楼来了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月琴原来预备出门的，穿了身蓝底白点的洋装，腰间系
着白色细腰带，将她中年后日渐发胖的身材捆扎得更显臃肿
和多肉了。这一会儿，因为不安，她更加觉得燥热，衣裳已经
汗湿，只好催促光美先开冷气，然后说：

“早下楼来了，一直没看见吗？”

光美摇头，她的年轻使得那茫然神情尤其纯稚而动人
了。

“那……，会到哪儿去了呢？起床就没看见人，这么一大
早，还以为在楼下呢！”

月琴摇起手上捏着的电话缴费通知单和房屋税捐，想藉
着风动使自己凉快些！

“早上就这么热！不用等送风，直接开冷气吧。光美，你
楼上也找找看，会不会在二楼？”

光美将冷气拨到强冷，匆匆奔上二楼。



上了楼就是饭厅，往前是在平夫妇卧房，和空着的在论房间，再才是客厅。平常光美极少到前进客厅去的，只见太阳光亮花花地透过窗玻璃，映得一屋子亮敞，但是却不见一个人影。她忙又折回楼梯口爬上三楼。明明知道月琴才由三楼下来，利一不可能逗留楼上，可是光美仍然轻轻唤着：“医生！王医生！”

除了光美自己的声音，四周安静得厉害。在这八月底溽暑的季节里，深而长型的老砖楼房的某些部位，仍然散发出一种霉湿的阴冷气味，叫人忍不住打个寒颤。

光美有了怯意，忙忙又跑下楼来，告诉月琴：

“没有。”

月琴自己也到后屋厨房间过烧饭的阿婆：

“阿婆说天刚亮看见医生出去了。”

“上街？”

“到哪儿去了呢？也没跟我说。”

月琴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坐在候诊室的褐色皮沙发里叹气：

“从来没有这样过啊！急死人了，失踪了吗？”

“不会吧！”

光美无法相信，象利一这样大家尊敬的医生，怎么可能和孩子一样失踪走丢了呢？

但是月琴仍然说：

“真的，失踪了哪！”

晌午时，两名等候多时的女病人开始不耐烦地责问光美：

“医生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”

“我……，不知道呢！这样吧！请下午再来看看，好不好？”

利一平时真是几乎不出门的，九点开始门诊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诊室里。今天，却不顾虑病人，无缘无故失踪了，光美也觉得不可思议。

午饭也没有心情吃，月琴更加着急了：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她问着光美，圆圆胖胖的大脸盘因为焦虑而不再似平常的和乐愉悦。

“不会吧！”

光美低声回着话，也是安慰自己，这样异乎寻常的事，真叫人觉得不妥呢。

“拨个电话给在平问问。”

月琴自己查了电话登录簿，拨了号码找着在信用合作社业务部任职的大儿子：

“爸爸不见了。早上就不见了，阿婆看见他出去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……没关系？怎么会没关系呢？他从来没有这样过的。……你最好再问问素淳，她早上出门早，也许遇见爸爸了，问跟她说了要去哪里没有？……好，我等你电话。”

月琴挂了电话，抱怨地告诉光美：

“说爸爸失踪了，他说没关系。”

光美想笑，可是觉得不妥当，忙忍住了。

十分钟后，在平拨了电话回来，说素淳也没看见利一出去。

“大概出去走走，买东西吧！”

光美宽慰着月琴。

月琴摇起头，颓然坐着，大概又想起什么不祥的事，喃喃语着：

“怎么会去买东西呢？我看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光美，昨天晚上，医生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或者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……？”

光美摇着头。因为月琴的提起，她想着昨晚还和自己面对面的利一。已经不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，事实上，利一也向来少说话的，他只是经常以一种忧郁的神色观望着光美，令光美觉得不安，但却又并不是难堪的。

“光美……”

“嗯……没有啊！医生没有说什么。”

“那，去哪儿了呢？”

光美掩饰了不安，天真地说：

“大概出去走走，散步。象我们住在山上时候，常会到处走走。我妹妹玉莲，有时候一整天也不回家，去采橘子，捉……。”

“光美，”

月琴因为心烦，责怪着年轻而不着边际的光美：

“这不是你们山上啊！嗯……我看，再不回来，得出去找我了。”

利一半夜为虫子叮醒。他开了灯，查看自己腿上被咬得红肿的部位，又翻开陈旧有着湿气的毛毯检查，才发现那不是跳蚤，而是一种深褐色细小的寄生虫类。

他难以再入睡，干脆拉过竹椅靠窗口坐着。那窗户是木框的，漆着深蓝色油漆，因为时间久了，漆色斑剥的地方，露出里头幼嫩的底色，在这宁静的夜里，看着倒象是朵朵新绽开的水蓝花蕊。

利一用袖口擦拭了一遍玻璃，白色的衣袖立刻沾上一层黑垢，可是窗外却依旧黑死，他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不过，他倒更清晰地听见了那一波又一波的海水拍击声响。

昨夜梦里，白色的浪席卷着细沙；海风、潮声，就如今夜，凄唳而令人心悸的。利一终于有了想去看海的念头，也许八年、九年，或者十年，甚至更久的时日，他不曾亲近过大海了。少年时的利一，是乘船远赴日本求学的，虽然航程中呕吐和晕眩使得年轻的他身心交瘁，但是利一仍然深爱那大海的磅礴和千变万化。是什么使他在日后逐渐地疏远了海呢？工作？生活？还是年纪？利一已经无从验证。可是，梦中的大海，确确实实唤醒了他的向往。

利一悄悄出走，带着像机和镜头，装在一只特制的黑色皮箱中，背在肩上竟然觉得沉重哪！他已经多年不用此物，有了年纪的人，对重量的感觉，毕竟是和年轻时大不相同的！

像机是早时买的，海萨布兰560C有折射式的展孔，同时也可以由上面观景镜片直接看见全部投影的景象，那使他觉得容易攫获画面。但是，利一只用黑白的一二〇底片，所以冲洗后的像片，却和看见的彩色景象，又不大相同。那时候他热中摄影，喜欢安塞·亚当斯的山景，更喜欢他黑白两色间竟然有着千万种层次。不过利一不拍山，他只喜欢海，所以他有成千上万张不同黑白层次的大海。

利一没有惊动熟睡的月琴，离开诊所时，天色灰亮，但是附近的菜市却已经人车熙攘。利一经过时，略略显得有些匆忙，有人与他招手，他也回礼，但是却一点记不得那人是在何处认得的。

来到车站，天色已经清亮，学生和赶早上班的人，挤着向台北方向的站牌，唯有利一买了相反方向的海线客运车票。

出了小镇大约十多公里就是海口，不过利一买的却是到终点的票。车上乘客不多，疏疏落落散坐着。利一前面是名少妇，用花布兜着个两、三月大的婴儿，她吃力地侧着坐，深怕压迫到背后的孩子。小婴儿已经睡熟，细嫩的小嘴向着利一，偶尔还那么闭着眼咧嘴一笑。利一看得出神，这就是纯真吧？虽然在乎、在论也有过童年，诊所里每天也有生了病的孩子进出，可是利一却只在这时才惊觉到他们才是所谓的纯真。

少妇和婴儿下车后，利一开始觉得倦怠，虽说刚起来不久，但是车身摇晃，本来就有着催眠作用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利一醒来，急驶的车窗外竟然是一片辽阔耀眼的大海，莹白的太阳光在波澜间闪烁，碧蓝得使眼睛

迷乱啊！

利一拉了车上线铃下车。

他没有走下沙岸，而只沿着公路向前。利一是想寻找一处近似梦境中的海岸。虽然他也已经不复记得梦中完整景色，但是他坚决这么做，所以继续走着。

中午利一在路边小饭店吃了炒面和鲜鱼汤。那鱼是不曾见过的，墨绿中夹着红色细纹，店主也叫不上名称，只说：

“吃了不会死的，我们经常捕到这种鱼。”

过了石门，公路上更加冷僻，海岸的变化不大，海面一样的和煦耀目。利一背着沉重的照像器材，但是他并不急着拍照，他喜欢这里腥冷的空气，使他觉得舒畅而没有了杂念。

黄昏时候，利一来到有着新旧两条长街通往附近渔村的小乡镇。他从来来过，知道前街已经都市化，有着各种餐饮、海鲜店面……，只有后街仍然保留了几十年前的古朴和拙旧。

他在后街寻了处小旅店，陈旧的木头梁柱，浴厕都是公用的。利一要了间小房，阴湿而且清冷，推开木窗，就是临着小公园边上的一排茶室，五、六家挨着经营，从前有驻兵时，曾经热闹过，如今则惨惨淡淡。不过，要是从小窗看远了，就是那片大海，一望无际。

“女人要吗？”

胖老板嚼着槟榔，说起女人自然得就象他的呼吸一样。

利一摇着头，说：

“不必。”

他想早睡，这一天是太过疲劳了。

但是，他却给那噬人的小虫所扰醒；或者，也是因为他

心灵的不得宁静吧！经过了漫长的夜，利一愈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趟出门，除了探望大海，也是一种逃避吧！

他决心要去拍照了，但是却没赶上日出。

“那么，就等日落吧！”

他喃喃和自己商量。

越过小丘和一片坟地，大海浩浩荡荡地呈现在眼底。今天不是个阳光闪烁的大好天气，海上已经逐渐有了初秋的阴霾，而海水也比昨日来得沉郁。

利一在海边岩石上等待着，那是一段漫长寂寞的时光，但是他坚持着。

等返回旅店，已是夜晚。胖老板和象似他家人的女子、孩子围着圆桌吃饭。那女子对利一友善地笑着，问他：

“吃饭哪！”

“谢谢。”

利一诚意地道谢，然后借了电话拨回家中。

“医生有电话回来啦。”

月琴笑逐颜开的，先时的忧虑一扫而空。

看见光美上楼，便立刻告诉她：

“说是去海边拍照，明天回来。真是！叫人担心哪！”

“拍照啊？”

光美也立时觉得轻松起来，欢喜地坐向饭桌。

“是啊！昨天吓死我们了。每家亲戚，认识的，都打电